



花城凹凸系列

尚 巾 著

错乱

错

乱



花城出版社

错 乱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错乱

尚巾著.

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02.7

(花城凹凸系列)

ISBN 7-5360-3846-1

I. 错 ...

II. 尚 ...

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55675 号

责任编辑: 温文认

封面设计: 罗 丹 技术编辑: 薛伟民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南海市彩印制本厂

(南海市桂城叠南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9.75 1 插页

字 数 210,000 字

版 次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846-1/I·3152

定 价 15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内 容 简 介

小说叙述了一个离奇曲折、震撼人心的故事，由一出婚外恋畸情剧牵扯出收容教育所惊人黑幕。公司主管魏延彬在内地及南闽特区期间，经历了几次婚外恋，刻骨铭心，尤与肖霞的恋情最为激烈，爱得胡天胡地，如痴如狂。由于他人追求霞不得而迁怒于他，由于他深得老板赏识而结怨于同僚，于是陷入一个阴谋之中，以“嫖娼”被抓进收教所。该所管理混乱，干部贪污受贿，“仓霸”横行，恣意侮辱、摧残受教人员，一若人间地狱。魏身心严重受创，愤而揭发收教所内幕而遭致百倍的报复、摧残，“脱胎换骨”，痛不欲生……霞也因车祸成为植物人。魏妻离子散，周遭白眼，如何与霞过下半生……小说展示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人们人生观及婚恋观、性爱观的变化或扭曲，物欲横流若发展为社会的肿瘤，其后果是可怕的。

本书为“花城凹凸系列”之一。

目 录

第一章	情缘	1
第二章	情别	42
第三章	情殇	80
第四章	酒祸	120
第五章	苦狱	154
第六章	情网	196
第七章	幻灭	240
第八章	残梦	274
后记		304

第一章 情 缘

南方。

自从那位历史的伟人神笔一圈，神奇土地上的小渔村不见了，人们喊着“时间就是生命，时间就是金钱”的口号，以三天一层楼的建筑速度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神话故事，将中国地图上找不到的一个小点，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都市——金水市，被世人被誉为中国的第二个深圳！

1992年，随着改革开放的声浪再掀高潮，金水市的边缘地带——公平镇政府沉不住气了，尤其是当年杨贵妃设驿站选骏马在公平镇角落村——中国荔枝第一村——挑选鲜荔枝的史实被媒体大肆炒作、莞深高速公路穿境而过以后，地方政府将市政府的规划抛到了脑后，擅自招商引资了。地方政府官员拍着胸脯向老外表示：中央领导不是说过思想再解放一点，胆子再大一点，步子再快一点嘛？各位尽管放心，共产党绝对不会把你们盖好的厂房给拆掉，绝对不会把你们投入的资金再退回去，并且，一定会让你们有利可图的！没

有土地使用证、没有房产证——没有关系，我们镇政府给你们出证明，一定为你们撑腰到底！……许多外商早就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，看中了这里的无限商机，经政府官员这么一保证，纷纷把大把大把的港币、美元、英镑抛向了公平镇，抛向了公平镇的角落村。当然，这些港币、美元、英镑，绝不是抛向了农业，而是抛向了房地产，抛向了现代化的工业企业……大片大片的百年荔枝树被毁掉了，一幢又一幢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了（荔枝呢？荔枝蜜呢？苏老先生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的豪情呢？那独一无二的荔枝啊！杨贵妃泉下有知也该会伤心哭泣了吧？），占地八万平方米，拥有五千多名员工的中特实业总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。

伴随着大把大把钞票的进进出出，高级宾馆、大酒店、咖啡厅、俱乐部、康乐中心、美容美发院、沐足阁……也一下子冒了出来，甚至形成了专门的“红灯区”和“二奶村”。这是大款们醉生梦死的乐园。除此以外，一些精明的人还凭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开起了各种各样的发廊，专门为打工一族提供“特别服务”——“想怎么样都可以”（发廊老板语）。因此，千千万万的“三陪女”“发廊妹”“二奶”阶层形成了。面对这“必然产物”，人们曾震惊、困惑、不知所措，慢慢地，倒也习以为常、见怪不怪了，不是有理论说没有“娼盛”哪来的繁荣么？

1999年春节刚过，魏延彬就离开了自己拼搏了五年之久的深圳，踏上了金水市公平镇角落村的土地，就任中特实业总公司行政部主任一职。没进中特之前，魏延彬已经了解到这家台资企业年纯利达三亿元人民币，人事竞争优胜劣汰，十分惨烈。但他信心十足：真金不怕烈火炼，没有竞争就不能显自己的英雄本色！他暗暗告诫自己：好好干，面包

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。但他上班没多久，就徒生了怪怪的感觉：同事之间上班下班谈论的大多是“床上功夫”、“女朋友”和“发廊妹”，顶头上司——行政部副理李洪碑要给他介绍“女朋友”，并让几个课长从员工中物色，有的文员和有几分姿色的女员工也常常在他面前搔首弄姿、卖弄风情。稍作打听，才知道在中特公司，上到董事长、总经理，下到课长组长甚至员工，只要是男的，都有“女朋友”陪伴左右，女朋友的多少和漂亮程度成了男人们炫耀的资本。至于什么是漂亮？公司流传的顺口溜是：“靓不靓，看乳房；美不美，看大腿；妙不妙，看细腰。”据说，有的部门主管只要看上了哪一个女员工，只用使个眼色，马仔（属下）便会立即搞定——通知那个员工不用上班了，陪“老大”上床去！若有不从的，找个借口就让其滚蛋。刚开始，还有女员工抗争，被炒了几个鱿鱼后大多数就忍气吞声了。时间久了，不仅没人再抗争，反而成了一种时尚，竞相效仿起来。因为，这是“无本生意”，陪主管上床也“没少什么”，却会被主管罩着，干活轻松，工资又高，还有这样那样的“好处”；陪台湾人上床的根本就不用上班了，也不用再住十二人一间的员工宿舍了，而是住进了外干楼，过起了花天酒地的生活；陪董事长上床的员工更嚣张，住起了高级别墅，开起了私家轿车，甚至做起了“小老板”——正所谓一夜之间，丑小鸭变成了金凤凰。据说，在中特公司，若哪位男性干部没有女朋友，就会被认为无能、窝囊，让人瞧不起，成为嘲笑的对象。真不知道每年三亿元人民币纯利润是怎样赚到的，莫非这也叫做“娼盛”繁荣？有人曾戏谑说：“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，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，不到中特不知道身体不好。”魏延彬感到了痛楚和无奈。好在，他心里有

“霞”，严守着自己的防线，除了拼命工作外，就写《霞的故事》——写那个集魔鬼、天使于一身的女孩……

星期天。

深圳。捷通（中国）电子有限公司门口。

人力资源部主管魏延彬刚要迈进公司大门，就听到有人在叫：“魏主管——”他转过身，见本公司一个女员工怯怯地低下了头，又慢慢地抬起，望着他说：“魏主管，我叫肖霞，是生产二课的作业员，我已在公司门口等您等了四个多小时，能同您谈谈吗？”四个多小时？魏延彬心里一震，看着一脸茫然一脸无助的肖霞，说：“好吧，到我办公室谈吧。”肖霞迟疑了一下，说：“能不能在外面谈？若不方便……就算了。”魏延彬的心里涌起了隐隐的怜惜，面对女孩，他总是没有勇气说“不”，因此，就说：“好吧。”同肖霞向外走去。

肖霞说：“魏主管，您肯出来同我谈谈，我真的很感谢您。您不知道，我早就想同您谈谈了，一直没有机会。我住的宿舍的阳台就在您的阳台的对面。自从听了您给我们新员工讲的教育训练课，知道您现在还在自考法律本科还在写小说时起，只要不上班，我就拿本书在阳台上看，希望您到阳台上晾衣服时能注意到我，没想到您连看都没看一眼，我好失望。今天实在忍不住了，听说您出去了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，我就一直在厂门口等，终于等到您了。不好意思，占用您的休息时间。”

魏延彬很感动，说：“谢谢你对我的信任。其实，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，到现在还是一事无成，只不过会吹吹牛皮，骗骗你们小女孩罢了。”肖霞撇了撇嘴说：“您看我很

小吗？我已经二十四五岁了。”魏延彬不得不承认，他确实没看出来。他到路边小店里买了两罐饮料，打开一罐给了肖霞，自己打开了另一罐。

肖霞开始讲自己的故事：

我爸爸是我们那里的高级律师，妈妈是教师，我们家还是很有钱的。十七岁那年，我还在读高中时，爱上了一个民警，他叫于坤，刚参加工作。公安局有规定，不准民警同学生妹谈恋爱。我爸爸妈妈也打了我两次，还通过关系把他调到了看守所工作。但我还是骑着自行车偷偷去找他。我爸爸知道后又通过关系把他调到了离县城很远的一个派出所。但我们爱得很疯狂，很狂热，很不顾一切。我把童贞都给了他，还为他做过流产。

后来，我发现他对我并不是很在乎，就提出了分手。他睡了三天三夜，不吃不喝，别人还以为他死了呢，撞开了他的门。其实，他只是太内向，不善于表达感情而已。

他的结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家庭。他兄妹七个，只有他一个男孩，农村是很看重这一点的。他妈妈瘫痪在床，希望早一点抱孙子。同他结婚的女人只读过几天初中，并不适合他。但那女人看中了他是公安吧，就一再表白说：“我会改变自己的。”

他结婚的第七天他妈妈就死了。

后来，那个女人无意中看到了我写给他的一封信——我相信自己的文采，肯定不错的，就同他闹来闹去，摔坏了很多东西。那女人还有癔病，躺在地上又哭又笑，找了医生打了针才治住。

于坤想到了离婚，但那女人有了身孕，死活不肯离婚，后来又有了小孩。那个女人绝对不是好女人，不知怎么迷上

了打麻将，还赌钱，也不管孩子，有时彻夜不归。于坤就拼命工作，破案率很高，提升为派出所所长。我知道他和那女人的事后，于心不忍，就又偷偷地去看他，他抱着我哭，说想我，我们又开始不断幽会。我爸爸知道后，一怒之下，通过关系把我送到了湘潭工作。那一年，我才19岁。

有一次，那个女人闯进了于坤的办公室，拿走了他的公款、信件、日记，复印了好多，到处散发，还寄了一份给我。公安干警肯定是要注意形象的，指导员、局长都找于坤做工作。可我总认为那女人太过分了，她自己也混有男人，把什么“表哥”带到家里过夜，还同一个铁路工人睡过觉。于坤是要强的人，去抓赌时，别人说他，先管好你的老婆再来抓我；去抓“鸡”时，别人也说他，先抓了你的老婆再来抓我。他没办法，就起诉离婚，法院却没有判决离婚。

我到湘潭工作后，追我的人也很多，但我一直找不到同于坤在一起的那分感觉。当时，工厂的团委书记看上了我，对我很好，还让我做车间的团支部书记。我却跟一个退伍军人拍拖了。那个退伍军人经常带我到一家饭店吃饭——那家饭店的生意很好，听说做的饭菜里放了大烟壳，好多人吃了都上瘾的。我并不怎么喜欢他，又不忍心伤害他。他什么都听我的，就是改不了赌博。他还吸毒，是深圳、广州一带的黑社会头目（之一），没钱了，就到深圳、广州一趟，回来就给我四千五千的，有时也给我一万两万的，我明明知道他的钱来路不正，但没有办法。有一点是肯定的，他的床上功夫很厉害（肖霞说到这里，脸微微红了一下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）。他是一个孝子，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，跟他妈妈相依为命，自然待他妈妈很好，却因为我疏远了他的妈妈。因此，他妈妈并不喜欢我，但我不在乎这些。我们分手后，

有一次我见到他的妈妈和姐姐，还请她们吃了饭，给了他姐姐的小孩一些钱。我与他的分手是我爸爸妈妈逼迫的。我爸爸妈妈知道他不正经，一定要我跟他分手，还专门约他谈过，给了他一些钱作补偿，又把我调了单位，让我去学电脑，我只好同意了。当时，我哭得很伤心。我爸爸什么案都办过，就是拿我的哭没办法。我同他真的分手以后，我爸爸才对我说：“其实，你们分手不分手还不是在于你？我们做父母的只不过是提供参考意见罢了。”我好气愤，没想到我爸爸会说出这种话，不过，我同他既然费了好大劲才分了手，也就只好认了。他同我分手后经常喝酒，喝醉了酒就打架，有时打得很惨。他也到处找我，但没找到。我在学电脑期间，不忍心听说他醉酒打架，就想劝劝他。我打电话给他，他不在家，是他姐姐接的电话。我住在我表哥家，留下了电话号码，请他回电话给我，他就经常打电话，有时半夜两点钟了还打电话找我，约我见面，但我已不想也不会再见他了……

前年我回家以后，同几个朋友逛县城，无意中看到了于坤，我的心猛烈地抖动起来，也说不清是出于什么心态，我忍不住 Call 了他，也不知道他会不会复机。过了会儿，他复机了。我要他请我逛森林公园，就是我们过去常去的地方。他答应了。我们边逛边聊。他告诉了我他的很多事情，说他考上了湖南省公安干校本科，就要入党了等等。我真为他高兴。不知不觉一天就过去了，我们去吃饭喝酒。我和他都喝得一塌糊涂，又哭又笑，像是疯子。那晚我们都没有回家，在宾馆开了房睡觉。那是一个疯狂的夜晚，我们拼命做爱，精疲力竭。第二天分手时，他对我说，他一定要离婚，然后要我，要我一定等他。我答应了。不过，他要离婚还真

不容易，你想想，他是派出所所长，还是要注意影响的嘛。那个女人死活不肯离婚，还到派出所闹，到公安局告状，组织上也一直找于坤谈话，要他不要离婚，但他还是坚持起诉到了法院。

为了方便联系，他给我配了 Call 机，那个月，我家的电话费翻了好几倍，爸爸妈妈都知道是我打的电话，我也不说。刚才已经谈到我去学电脑的事，在我学电脑的那个月，他给我打了八百多块钱的电话。现在，我已经等了三年了，今年应该可以办妥离婚手续了。我这次出来打工也是为了他，一是为了他能尽快离婚，二是他的入党申请已经批了，我不想影响他。前几天听说离婚的事办得差不多了，那个女人要了于坤的全部家产，还要了四万元的精神损失费，就是不要孩子！于坤为了能离婚，什么都答应了。听说那个女的扬言：离了婚，于坤要谁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娶我，不然就天天去闹。现在，于坤天天打电话让我回去，我不知道是回去还是不回去。你根本想象不到我出来时于坤送我上火车的情景，他送我时，边哭边挥着手追火车……我知道他现在爱我，正像我 17 岁时爱他一样。我俩翻了个个儿。他说他活了 29 岁，好像等我等了 29 年。我出来了 24 天，收到了他的 18 封信，我用完了 12 张磁卡，没钱了，就让他把电话打过来。我无法抗拒他的呼唤，不知道是走是留。我这个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我愿意等他，愿意做个小媳妇，平平静静地过日子。我爸爸妈妈已经给我选好了一套房子，家里给了我三万元，于坤给了我一万元。读了《廊桥遗梦》，我建议他也看看。我意识到他爱我爱得太自私，只要要我回去，却从没考虑过我回去后会是什么样子……

肖霞缓缓地说着，像讲述一个飘逝的春梦，听来居然有

点沧桑的味道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没想到肖霞也经历了那么多那么多。魏延彬感到荡气回肠，也就不去探究真假对错了。

肖霞说：“你喜欢写小说的，我把我的事说给你听，并不希望你把它写进日记，或者写成小说，只是想听听你的看法。我是相信你的。”

魏延彬知道，肖霞其实只是想找个可以信赖的人倾诉一下，至于看法倒在其次。魏延彬很感动。他们并不熟悉，而她却把自己的心事和盘端出。

魏延彬说：“非常感谢你的信任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找我，只要我能帮忙的，我一定尽力帮忙。现在，我请你去吃饭吧。”

这句话说完，两人倒真的都感到饿了。

他们到一家大排档吃饭。酒足饭饱后，肖霞说：“魏主管，你听我说了那么多，也不谈谈你的故事——老婆，孩子……不公平吧？”魏延彬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正像小说里写的中年男人骗女孩子的那一套，什么感情不和啦，长期分居啦，俗不可耐，没有意思，不说也罢。”肖霞说：“你这是背台词嘛。那你写的《野风》呢？能不能让我做第一个读者，先拜读一下？”魏延彬说：“只写了20万字，还没写完，你想看一下也可以，但我相信你一定会失望的。”

肖霞把魏延彬写的《野风》看了一遍，又看了一遍，心中陡生了隐隐的激情，脸微微潮红起来。她打开日记，提笔写道：

魏主管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？表面上看他是公司的能人、大忙人，工作狂。读了《野风》才感到，他还是一个具

有诗人般忧郁气质的男人。他那么多情，那么温柔，那么矛盾和痛苦。他渴望浪漫，渴望柔情和爱，还有心的慰藉。他骨子里流的血，一半是传统，一半是叛逆。在他始料未及的时候，他被魔鬼强奸了。他努力平复自己的内心，冥冥之中又等待继续点什么。他不需要贤慧的相夫教子的女人，他只需要势均力敌的情人。他是爱情的化身，他的一辈子都会为爱，永无止境地爱，因为他爱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，他只是在爱他的理想和他理想中的女人。假如当年他能将柳依儿^①追求到手，那么，他同样会感到不满足。因为他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。他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人生。假若再让他重新选择人生，他也只能走同一条路。他的生活中需要女人，受女人影响，受女人左右，并往往为女人所累。因此，他不断追求，寻寻觅觅，死去活来，追求到手了，又厌倦，想逃避，然后麻木起来，失去；失去后又感到了失落，感到了空虚，当失落和空虚使他不能自拔的时候，他就再去追求，追求后又厌倦，便再逃避……他很难跳出这个怪圈的支配，除非遇到能改写他人生的女孩。谁是能改写他人生的女孩呢？现实生活中会出现吗？风言风语地听说他和一个叫娟的女人缠夹不清，是真的吗？还有柳依儿，他和柳依儿真的是因“吻”永诀的吗？这个谜一样的男人！

肖霞写完，长长地出了一口气，合上日记，放在《野风》的上面，又将《野风》和日记抱在怀里，找魏延彬去了。

魏延彬看了肖霞的日记，暗暗心惊：肖霞居然能从自己写的小说里一眼将自己看透，还洋洋洒洒地写了出来，文笔

① 魏延彬写的小说《野风》里的人物。

也不错——莫非她有同感？莫非她就是自己笔下的女孩？所谓造化弄人，两个人性格、感情、认知大同小异，只不过是先生而肖霞是小姐罢了。想到此，魏延彬说：“谢谢。你的文笔不错嘛，可以写文章发表了。其实，我很简单，一目了然，没那么复杂的。”肖霞很潇洒地摆了一下头，秀发便飘了起来，说：“谢谢，怎么谢？”魏延彬窘了起来：是呀，怎么谢？这个女孩！该不会发生什么故事吧？魏延彬有点心虚，有点胆怯，想回避，又正如肖霞所写的那样，在隐隐中企盼着什么发生。企盼什么呢？同她发展下去，让她做自己的情人，陪自己上床？可能吗？女人可都是很烦人的，很不可靠的，比如娟——怎么就想起娟了呢？肖霞，是肖霞提到娟的，写什么“风言风语听说他和一个叫娟的女人缠夹不清”，我怎么会和娟缠夹不清呢？

魏延彬认识娟时，娟是某房地产公司的销售部经理。那天，她穿着很朴素，显得刚强、孤傲、不同流俗。她是到捷通公司推销商品房的，他们随便聊了几句，相互交换了名片就分手了。后来娟就常常有事没事地打电话找魏延彬，聊一些共同感兴趣的话题。

娟对魏延彬说，她老公原在《羊城晚报》工作，现在在北京进修电视电影剧本创作，有一个男孩四岁了，由婆婆照看。她出来打工后先在广州一家报社搞采编，到深圳组稿时结识了一位老板，两人合作了一年，由于老板对她动了感情，想占她的便宜，她就跳槽到了这家公司搞房地产，生意还不错，前景相当可观。她还告诉魏延彬，她今年出来打工时在车站被骗走了三百元，没钱买车票又不愿回家取钱——她家就在车站附近。是东北一个做生意的人帮她买了车票，

两人一路同行到广州，又给了她几十块钱才到了深圳。她说她一心一意想做老板，可惜自己没有钱，又没有合作者。她希望拥有自己的公司，赚足够的钱出国深造。她对女孩子不自重随便同男人上床大加鞭挞，对没有人能谈谈理想、追求、事业、奋斗等感到孤独和悲哀……

魏延彬不知道她讲的是真是假，但总感觉她的刚强、孤傲有点做作，掩饰不了她的脆弱和无助，不管她怎样标榜自己的老公、孩子、家庭，魏延彬还是感到她的婚姻生活并不美好，不然，她不会离开老公、孩子独自一人出来闯荡，更不会对在车票钱被骗后不回家取钱而近乎乞讨般南下，或许这只是她编造出来的，但魏延彬并没有提出质疑。

过了几天，娟打电话给魏延彬，说她准备跳槽，要与对方的老板谈判，希望魏延彬陪同前往，时间是晚上七点。她还要魏延彬帮她搞一份湖北女孩子的身份证、毕业证复印件。她说她的身份证、毕业证被人偷走了，没办法。魏延彬感到很吃惊，对她到底姓甚名谁怀疑起来，他并没有也不会给娟提供别人的身份证、毕业证，但还是陪她去了。或许，这是一个温柔陷阱，陷阱就陷阱吧，多经一次感情历险就多长一份见识，自己的小说需要这种素材。

那天晚上，下着小雨，一片迷迷蒙蒙。他们撑着雨伞向某建筑装饰公司走去。途中，娟说：“我与男孩子的交往是很慎重的，从不与他们一起吃饭，不与他们单独散步，也不让他们到我住的地方——对你例外，你放心，我很能把握住自己，也很能把握住男人，在合作中合作就是合作，从不涉及感情问题。”魏延彬说：“我与女孩子的交往也是很慎重的，是有很戒心的，我怕被骗，我曾经被骗过，我不想再被骗。”娟即避开了这个话题。